

红灯笼

□王保利

临近过年，市区的一些街道旁，一组组红灯笼给人带来了喜庆和温暖，释放出浓郁的年味。它们以独特的魅力辞旧迎新，撩拨点燃起心弦间那耀眼的红色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国不富民不强，父辈都在为家庭的温饱殚精竭虑。令人欣慰的是，不管生活多么艰辛和窘迫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如时针一般转动向前，永不停滞。尤其是逢年过节，家家都在想方设法让孩子们吃好穿好的同时，还要满足童心和乐趣，糊灯笼就是其中一项。

那个年代，不像现在的灯笼品种繁多、声光电俱佳，而需要手工制作。过年时节，提前准备好竹篾、铁丝、纸张和糨糊。先要扎出简单的骨架，上下用竹片盘出两个直径约30厘米的圆圈，再用竹片竖着连起来，然后四周糊上纸即可。心灵手巧的人，则别出新裁地编个公鸡或荷花的造型，或者在底部鞠几瓣花边，在下端添加一圈流苏，就像女孩穿着漂亮的衣服当众展示一样，若是提着灯笼能技压群芳，这家的孩子准能美滋滋乐上两天。

骨架捆绑好了，只是奠定了基础，还需要进一步装饰。那时，两毛钱一张薄薄的纸，只有红、白、花三种颜色。大多数家庭都是用红纸罩面，若没有红纸，花纸退而求其次，也有用白纸糊的，涂抹些颜色或花样倒也新颖别致。最后一道工序是将食指粗长的蜡烛点燃，倒过来滴在横梁上趁热粘住。于是，人手一只用木棍挑着各式各样的灯笼，兴高采烈地来到街上转悠，呈现“炫服华妆着处逢，六街灯火闹儿童”的景象，每个孩子都如红灯笼一样洋溢着欢乐和幸福。

点灯笼，是儿时最快乐的时光。只不过也有乐极忘形的时候，由于疯跑狂颠蜡烛倒了燃着了纸面，一只灯笼便灰飞烟灭完成了使命。若要家人重新糊一个，概率也不大，只能期盼来年的美好时光。

记得上小学时，我最爱画红灯笼了。一年级上第一节图画课前，老师让事先准备一盒蜡笔。第一张画的是天安门，最喜欢画的是8个小红灯笼，虽然勾画得不规范，涂抹得不均匀，可它让天安门在幼小的心里一直闪烁着最耀眼的光芒。以致后来在学校、进工厂办黑板报，我也喜欢在上方的左右两角，画上两只相向飘逸的红灯笼。

过年，是中国人最看重的节日，那钟声触动了你的记忆，那烟花灿烂了你的心情，那挂满千家万户的大红灯笼，是在呼唤新春、纳福迎新。瞧着那一盏盏悬挂在门口的红灯笼，心里充满希望，幸福挂在脸上。

年过六旬的人了，遍览人世间的苦乐，却偏爱红色，更爱那红灯笼。红灯笼象征着红红火火，寓意着美满幸福，饱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底蕴，俨然成为中国文化祥和的符号，中华文明温暖的元素。

暗香

□冯雪洁

小寒节气，围炉闲坐。恍惚间似乎闻得西北风裹挟着一股股淡淡的梅香，扑鼻而来。顿时，我仿佛看见一树树淡雅的蜡梅树下，舅妈裹着头巾，时而俯身，时而仰头，一朵一朵小心地采撷着，阳光欢快地在舅妈的银丝上跳动。

记得那年也是这个时节，去豫南看望舅舅、舅妈。舅妈没在家，在舅舅的陪同下，很快便来到舅妈的园林。雪后初霁，道边尚有残雪，推开木栅门，一眼便看见舅妈正在采梅。墙角数枝梅，凌寒独自开。这儿却是小路左、小路右，一大片、一大片满是的。舅妈个子不高，稍高一些的花朵，她得努力地探起微胖的身体。

我刚欲近前，舅妈便阻止了我，别过来，泥着呢。知道舅妈的脾气，于是我就乖乖地站在小路上，看着她的手在那儿上下翻飞。这一片梅林全是淡黄的蜡梅，一场雪浸渍，花瓣晶莹灵透，却也含蓄并不全开，像一个个金钟儿。

须臾，舅妈挎着一只精致的竹篮挪了过来，在石子儿路上踢掉鞋底的泥巴。舅妈将近80岁的人了，除了有些耳背，身体倒还硬朗。我忙接过篮子，浓郁的香味立刻弥漫开来，重重地将我包围……

“好不容易来一次，就别慌着走。”舅妈拉着我的手说，“这蜡梅花儿啊，舅妈已经风干了一些，你回去捎一些泡茶，对咽炎有好处，你这职业病，离不了。”头巾下舅妈的头发有几丝不听话，溜出来在额前凌乱着。

想当年，舅妈也是叱咤教坛的风云人物，家里墙上贴满了先进工作者的奖状，书桌的玻璃板下整整齐齐排列着她不同时期受表彰时的留影。从校长岗位上退下来后，闲不住的舅妈做起了真正意义上的园丁。每天起早贪黑，侍弄着园林里的花花草草，家里随处都是她订阅的各种花卉养殖培育的杂志。

几年没来舅妈家，舅妈家院子里啥时候多了一个花棚，迫不及待的我钻进花棚。舅妈也很乐意有人赏识她的得意之作，开心地给我一一介绍它们的名字和性情，山茶花、杜鹃、兰花、君子兰、金桂、栀子……还有许多可爱的多肉。这些花并不是简单的随意摆放，而是佐以大大小小的山石，随坡造势，颇有一番意境。再往里走，竟还有几株牡丹。“庭前芍药妖无格，池上芙蕖净少情。唯有牡丹真国色，花开时节动京城。”舅妈竟自吟道。我看着笑意在她的脸上盛开成一朵花，准确地讲，应该是一朵蜡梅，一朵历经风霜仍傲然绽放的蜡梅。

花棚入口处，一方茶台，一把古色古香的茶壶和几个茶盅与两把藤椅相得益彰。想是阳光暖暖的午后，舅舅、舅妈必是各自戴了老花镜，拿了报纸，藤椅对坐。倦了，便冲泡一盏茶，品茶、赏花。毋庸言语，所有人生的滋味当在这氤氲的茶香里了吧。

“相中什么花，随便搬。”临走时舅妈说。我却不敢动那些名花的念头，这些花都是舅妈的孩子啊，与我这样懒散粗枝大叶，除过浇水别的一无所知的人来说，对那些名贵的花都是摧残。

但舅妈显然是不乐意的，执意要我捎几盆。于是，恭敬不如从命，我只得挑选了一些稍稍好养的，舅妈这才高兴地笑了。

又一整年没见舅妈，不知舅妈可曾安好？是在暖棚修枝剪叶，还是忙碌在那片淡雅香郁的梅林？

浪漫的雪

□李喜平

“下雪了，下雪了！”一个小孩儿的呼喊声把我的目光引向窗外。那是雪吗？灯光下，如丝如线，急急下落，羞羞答答，躲躲藏藏。

不一会儿，地面已覆盖了一层白。欣喜的孩子们奔出室外，在雪地上留下一串串脚印，又很快被雪覆盖了。

雪不管不顾地下着，地面已经积了厚厚的一层。有大人在雪中给孩子拍照，孩子们拿捏着各种姿势。雪中的相片一定最有意境了，雪中的笑脸一定最甜美了。

禁不住好奇，冒着雪走进雪地，雪丝已经开出雪花，小小的雪花在灰沉沉的天空中飞扬。

凉丝丝的雪花落在脸上，落在手心里，很快化为水滴。哦，我突然悟出，雪是水、雨、雾、露、霜开出的花朵，雪是精灵。雪落进手里就现了原形，春天的雾，夏季的雨，秋天的露，初冬的霜，都是雪变着模样在人间嬉戏。

雪花在空中玩够了，累了就躺在田野里，躲在树林间，伏在高山上，喘息、酣睡……不信是吧？你看那无边的麦田里冒出的股股热气，不是雪的气息吗？

雪利用夜晚，悄无声息地占领了村庄、城市、山川、平原。天明时分，一眼望去，白色的房屋，白色的原野，白色的天空，彻天彻地的白，彻天彻地的明亮。

好大的一场雪！

冬雪的世界是寂静空旷的。静静的田野，静静的村庄，静静的河流，连一向狂吠不止的黑狗也异常安静，瞪着惊奇的眼睛观望着这个白色的世界。

一群喧噪的灰色麻雀，裹着一阵劲风，落在枝权横斜的枯黄秸秆下觅食，一行深深的脚印绵延向远方……

谁说雪没有生命？雪不仅有生命而且有情感。站在洁白的世界里，雪会和你聊天。那落在广阔无垠大地上的雪，朴实憨厚，脚踏实地，默默无闻；树林间、房屋上、丘陵上的雪，紧张忙碌，勤奋执着，有点张扬；高山上的雪，悠闲高冷，富足奢华，光鲜亮丽。

“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”。踏着厚厚的积雪来到河边，昔日成群结队的垂钓爱好者已不见踪影。现代人比较务实，缺少古代人的浪漫和洒脱。河岸枯白的芦苇丛下，一只杂色的野鸭在鸣叫，充满水波味的声音里满是孤寂清涼。

多日不见的太阳出来了，雪白的世界金光灿烂，沉睡的大地从梦中醒来，人们纷纷从家里走出来，街上顿时喧嚣热闹起来。

厚雪在逐渐变薄，雪和雪水的混合物充斥在路面，稍不留意，雪水就会浸入行人的鞋内，冰凉刺骨。小时候是不在意这种刺骨的，穿着妈妈做的厚棉鞋，在漫天的雪地里奔跑嬉闹，浸融在鞋里的雪水被小脚烫出了热气，只有静止下来才会感受到这种冰凉。

清冷的月光下，雪在奔跑，雪在燃烧，不是吗？公园里的歌声为什么那么响亮？那不是雪燃烧出来的蓬勃激情吗？

“这一场大雪，好啊！对庄稼对人都好啊！”一位大哥从月影里走来，兴奋地絮叨着。